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霍尔教授致辞

尊敬的张意系主任，
尊敬的张玉书教授，
尊敬的诸位来自海内外高校的朋友，
尊敬的诸位出席本次茨威格研讨会的嘉宾，

十分感谢主办方的友好邀请，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在此发言。

我来自奥地利萨尔茨堡，那是斯蒂芬·茨威格 1919 年至 1934 年间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茨威格正是在那时从一个在德语国家小有名气的作家成长为了世界文坛巨匠。在他著名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他这样回忆 1924 年至 1933 年的这段时光：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在我的家里安营扎寨，他就是成功。”

一页半后，他继续写道：

“几年后，我取得了在我看来对一个作家最为宝贵的成功：有一群忠实的书迷对我的每一本新书翘首以待，他们信任我，我绝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我想在此列举一些茨威格的作品备受读者青睐的原因：他的心理分析入木三分，它的文字散发着文化与知识的气息，他对人类的发展潜能深信不疑，他的作品令人读来仿佛身临其境。

二战结束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茨威格的关注略有消退。但随着 1981 年对他诞辰一百周年的追思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出版社的热情又重新被激发起来。

2005 年，张意教授在提交给日本日耳曼学会第四届国际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几年前，茨威格还被当作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现已成昨日黄花的作家。”她说的可能是德语国家的情况。

“但如今”，她接着写道：“他终于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化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基于茨威格生平和作品改编的戏剧、电影电视作品、有声读物、戏剧朗诵（有的被录制成磁带或 CD，有的则通过广播和舞台进行）、纪录片和单人剧，甚至还出现了一部歌剧和一部芭蕾舞作品。他的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远销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亚洲，无论是在靠近欧洲的土耳其还是在远在东方的中国，他都是当之无愧的读者最多、翻译最多的德语作家。”

这股热潮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法国，一部全新的茨威格作品集即将出版。小说《现实的反抗》的单本发行量在法国和英国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在奥地利，这部小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著名奥地利演员克劳斯·马利亚·布朗道尔在 2010 年萨尔茨堡戏剧节当着满座嘉宾表演了这部作品，赢得了满堂喝彩。

在靠近欧洲的土耳其——张意教授在此前特别强调了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新近出版了一大批茨威格作品译作。生活在斯图加特的艾哈迈德·阿帕德是土耳其翻译家中的

佼佼者，仅仅在 2011 年，他就将茨威格的《无眠之夜》、游记《在路上》和小说集《陈年旧梦》翻译成了土耳其语。我很高兴得告诉诸位，阿帕德先生刚刚在十四天前获得了“塔拉拜”德土翻译奖。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同样身为国际茨威格协会会员的阿帕德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张玉书教授在《奥地利文学在中国》一文中分析了茨威格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并罗列了数个茨威格在 1979 年后重新走红并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的理由。那是因为茨威格的作品“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引领中国读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精神生活与爱的世界”。张玉书教授在文中称中国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为“茨威格热”，称 1981/82 年为“这股热潮的顶峰”，并列举了许多茨威格作品的译本，其中也包括他本人翻译的中文版茨威格全集。我也很荣幸在此提及，张玉书教授现任我们国际茨威格协会的学术顾问，这对我们协会也是无上的荣耀。

奥地利青年文学研究者安茜尔特·约翰娜·霍芙勒女士现在伦敦写作她关于茨威格在中国显赫成就的博士论文，她在张玉书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茨威格在中国受欢迎还有赖于电影和网络这两种媒介的作用。作为一名日耳曼学者和汉学家——她曾在人民大学就读一年——她为我们铺平了在这一广阔的领域继续研究的道路。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霍芙勒女士也来到了这次研讨会，并将在明天宣读她的报告，同时她也是我们国际茨威格协会的会员。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祝愿她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读透茨威格这位奥地利作家及关于他作品的众多译本和学术文献，当然也要进一步了解广大的中国读者。

我所在的萨尔茨堡大学委托我向本次大会和在座的诸位传达最美好的祝愿和最衷心的问候。在中国和欧洲都有许多茨威格的爱好者，是共同的兴趣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请允许我再多说一句：我听说，韩瑞祥教授今天也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曾在萨尔茨堡学习日耳曼学，当时我们就已经结识，今天能在这里与他重逢，我倍感喜悦。

最后，我仅代表国际茨威格协会和我本人感谢主办方的友好邀请，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希望能在这里听到更多精彩纷呈的报告，见到更多激情四射的讨论。

谢谢！